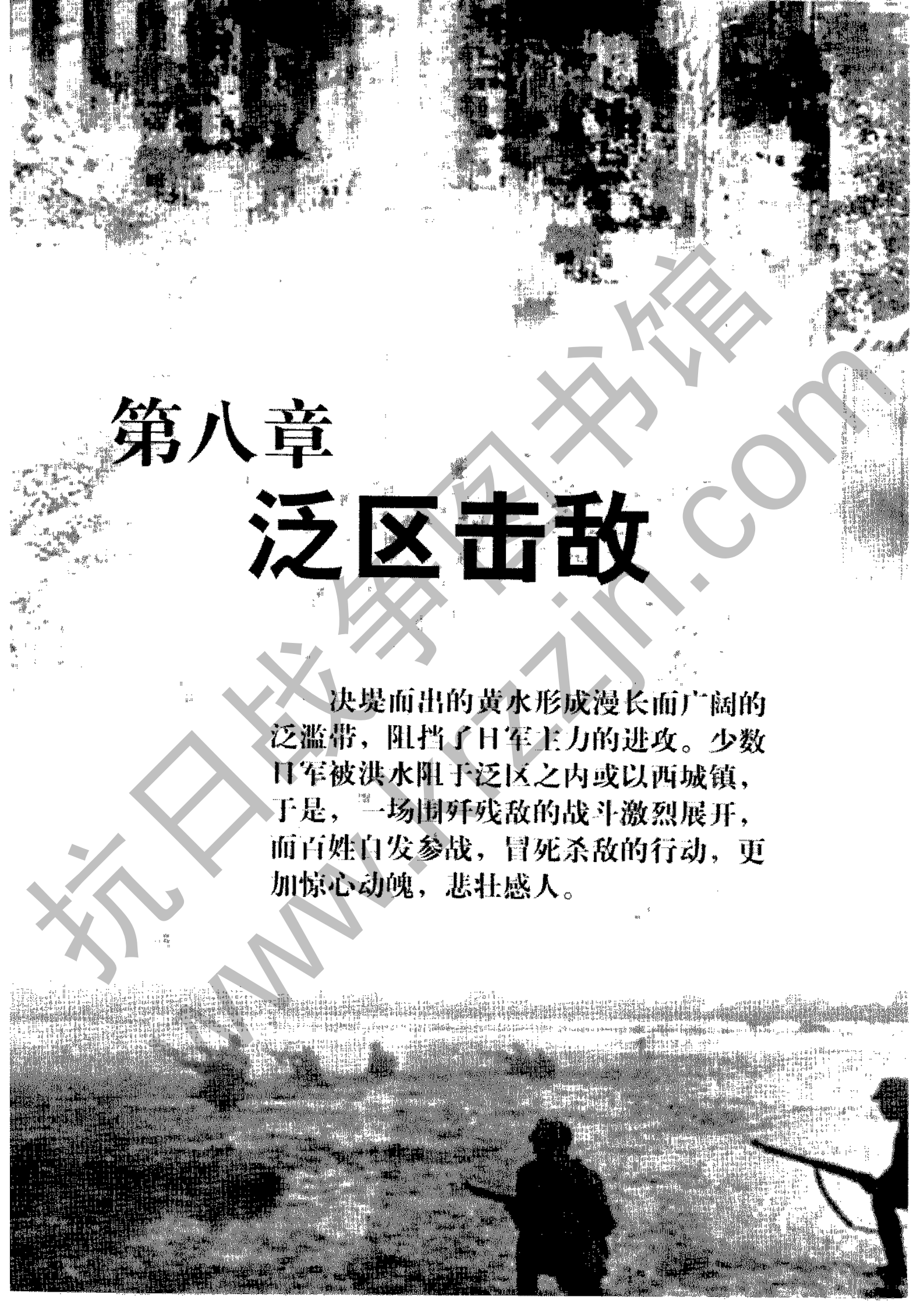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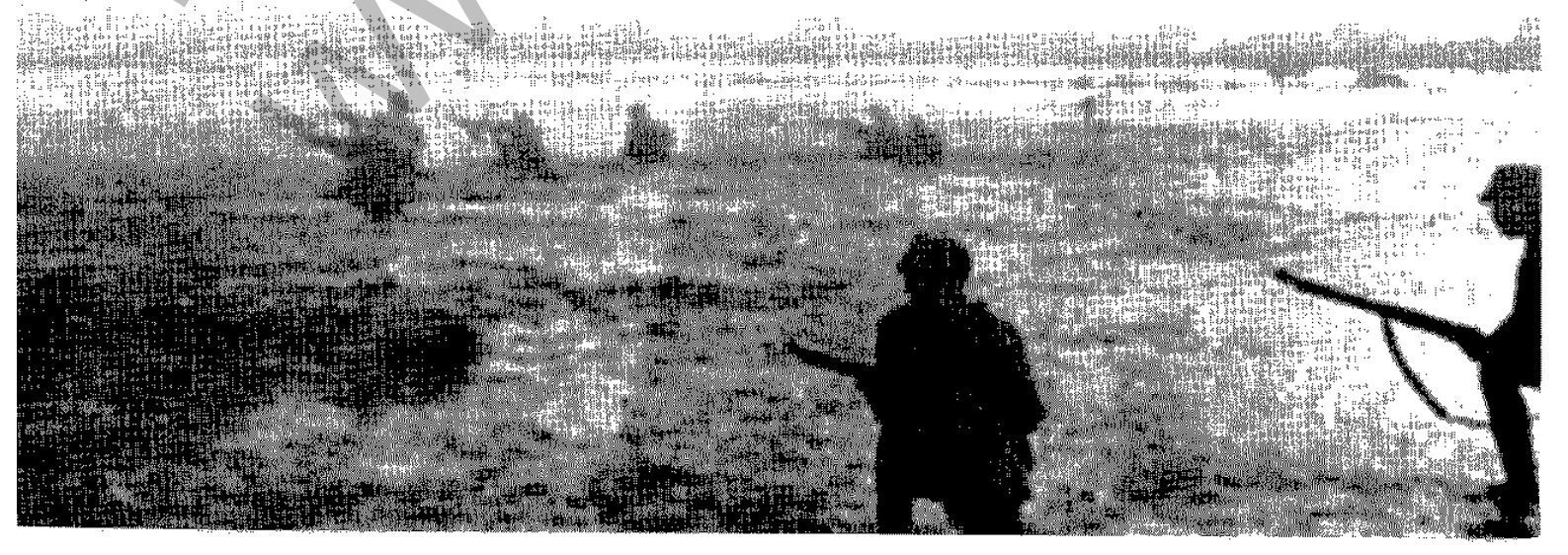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八章 泛区击敌

决堤而出的黄水形成漫长而广阔的泛滥带，阻挡了日军主力的进攻。少数日军被洪水阻于泛区之内或以西城镇，于是，一场围歼残敌的战斗激烈展开，而百姓自发参战，冒死杀敌的行动，更加惊心动魄，悲壮感人。



1. 敌兵被困断粮秣，我军涉水袭“孤岛”

中牟古城，始建于西汉，明代得以重修，历史十分悠久，县城西临郑州重镇，北傍陇海铁路，城区东西长3里、宽2里。城垣高1丈5尺，四门建有雉楼，城垣内外“三关四街”，共有居民5000余人，商业兴旺，市景繁荣。

黄河决堤泛滥，中牟首当其冲。黄水很快以数华里宽的幅面，沿县城以东的贾鲁河袭来，使整个县城被洪水所围，成为孤岛。

驻中牟日军为步、炮兵两个大队，共800余人，有大炮10余门，并携有系留气球一个及探照灯两架，洪水到来之际，这些日军慌了手脚，撤退已来不及，他们便四处拆房扒砖，又将百姓家箱柜拖出，装土堵塞县城四门，以防黄水灌入城内。

他们以为水势不久便会退去，便派哨兵于城墙上日夜监视水情，企图待水一退，即向东撤。但城墙之外，黄水滔滔，一望无边，水位越来越高，毫无退去的希望。后来，洪水又自阴沟中灌入城内，向四处漫流，日军更加恐慌，一面拼命堵塞水路，一面向高处集中，乱作一团。

然而，最可怕的，还是粮秣的断绝。

这帮日军占领中牟城之后，除了烧杀奸淫之外，便四处抢粮，用小麦喂马。由于这些粮食得来容易，士兵们毫不爱惜，将大街上撒得到处都是。而今被洪水围困，抢掠无路，粮食很快吃光。他们抢来的耕牛只用战刀砍下大腿煮吃，牛身全部扔掉，所以当洪水包围县城时，牛已杀完。

士兵们开始面临饥饿的威胁，伤员们无药救治，已有人在痛苦中死去。

这帮侵略军进入豫东以来，第一次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。

步兵大队长横川恐全军饿死于城内，每日数次发电向师团长土肥原求救。但土肥原一时也无可奈何。

正当他们灰心绝望，打算坐以待毙时，空中出现了涂有太阳旗的飞机——日

军临时航空兵团奉方面军司令部之命，向他们空投救援物资来了。

饥饿的士兵们对着自天而降的面粉，大米和医药卫生品欢呼雀跃，虽然逃生还没有指望，但眼下总不至于活活饿死于异国了。

于飞机忙于空投物资之际，临时配属于第十四师团的工兵部队和架桥材料、渡河材料两中队也开到泛区东岸，准备展开救援工作。

颓丧绝望的横川大队长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大受鼓舞，重又变得精神抖擞，一如往日。

黄水泛滥之后，原担任柳园口一线守备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奉命转移至郑县，担任郑县城内及大胡至白沙间的即设国防工事之守备，并监视泛区之敌，以防偷渡。

6月18日，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接到军长刘和鼎的命令，即抽派有力之一部，扫荡中牟残敌，并限马日（21日）解决。公秉藩旋以电话命令驻白沙附近之第二零一团，先派一排涉泛区探查袭击路线，然后挑选奋勇果敢之一营袭取中牟；涉水时务须秘密，以一部偷涉袭击，以一部掩护。如攻入城内，需迅速占领据点，彻底扫荡残敌。

第二零一团团长接到命令后，即派一个排于当夜涉泛区侦察袭击路线。翌日晨，侦察部队回团部向团长报告：自花园口、赵口两处决堤而出的黄水合流南下后，至陇海铁路北侧又分为两股，一股沿贾鲁河流至白沙镇附近漫溢出槽，向南泛滥，一股由铁道北的赤兔马村经铁道桥洞流入贾鲁河（贾鲁河从白沙镇附近折而向东，然后从中牟县城以东流过）。因此，东西两流之间，仍存小片陆地。中牟县城以东泛区深广，西边水面仅宽两华里左右，水也较浅，经当地农民带路，可以徒步涉过泛滥地带，向县城进袭。

第二零一团团长遂命第二营营长周建丰率所部及第三营之第九连，于当夜涉水向中牟之敌进袭。

6月19日晚，营长周建丰率部从南寺出发，于凌晨1时许从十里铺涉过西边1华里左右的泛滥地带，然后向中牟急进。于2时许到达中牟以西的孔庄。

是夜，空中残月如钩，于夜幕之下，泛区水波荡漾，不见彼岸，中牟县城黑黝黝突出水面，犹如海中岛屿。夜袭敌军的战士们立于尚未陆沉的田野上，只觉凉风拂面，水腥扑鼻。四野阒寂，唯闻流水之声。

周建丰吩咐全营官兵行动注意隐蔽，遂以一连占领缸头桥，向中牟车站方面之敌警戒，以一连为先导，在当地农民带领下，携带爬城工具，向城西门涉水前进，余部紧随其后。

中牟城以西水面虽然不宽，但深浅不一，浅则及膝，深则平胸，士兵前进颇

为缓慢，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先头部队一个排才涉至城垣之下。

日军以为有大水所阻，中国军队不大可能前来攻城，城头哨兵每日只看水情，不注意敌情，故当中国士兵已潜入城下时，仍毫无察觉。

周营先头排数十名士兵迅速攀上城头，沿城墙向南北两端运动时，忽被敌哨兵发觉，枪声顿时打破了深夜的沉寂。十余名日军哨兵立刻从城墙南北两端扑来，与登城部队展开对射，但相继被中国士兵击毙。

一场短暂的枪战刚刚结束，城内忽然枪声大作，从睡梦中惊醒的日军已冲出驻地，成群向城墙扑来。所幸日军占领中牟后便继续西攻，后来又遇大水，未作长期固守准备。率先登上城头的一排中国士兵，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，毫不畏惧，居高临下，以步机枪手榴弹向敌猛击。日军由于仓促应战，阵容混乱，遭到打击后，即行后撤。但居于其后的日军则以迫击炮、掷弹筒向城头猛射。城上爆炸声骤起，砖石四迸，数名中国士兵被炸身亡。紧接着，城墙南北两角的探照灯突然放光，部分日军从南北两侧登上城头，以轻重机枪向城外中国士兵扫射，一面向西城墙扑来。

西城南北两角探照灯往返照射，灯光所到之处，雪亮如同白昼。敌轻重机枪向水面狂扫，弹落如雨。周营官兵置身于水中，不仅无处隐蔽，而且行进不易。在敌火力压迫之下，时有士兵中弹倒在水中，仅有少数人得以登城增援，处境十分不利。

双方激战至4时许，日军乘坐最近运到的橡皮船数只，向周营攻城部队右翼迂回，并以轻重机枪猛烈扫射，企图切断中国军队归路。同时车站方面之敌也沿铁道向周营左翼袭来，使攻城部队处于三面受敌的危境。

此时，天色即将转明，营长周建丰见部队已无法攻入城内，而天亮之后，将会造成重大伤亡，遂命部队向后撤退。

登上城头的数十名官兵遭敌夹击，又无隐蔽之处，除少数人撤回，大部分在激战中阵亡。

第一次夜袭失败后，营长周建丰派人从贾鲁河沿岸村庄找来木船数只，并命士兵赶扎木排，然后于木船上装置沙包，使其成为水上活动堡垒。又向团长请调一个迫击炮排，在每张木排上设迫击炮一门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周建丰命由第六连从西面佯攻，第四、五两连由营长本人率领，划船向南门进袭，迫击炮排随后担任掩护。三营第九连占领缸头桥，对中牟车站严密警戒。

6月22日凌晨4时，各连在夜色掩护下，向中牟城西、北两面城垣逼近。

拂晓时分，残月西沉，夜色更浓，茫茫雾气笼罩水面，中牟城一片模糊，不见轮廓。担任佯攻的第六连，在距城垣尚有两三百米时，开枪向城头射击，配属该

连的三门迫击炮也随之向城内射击。

日军于20日凌晨遭到袭击之后，已有准备。听见枪炮声响，迅速登上城垣应战。探照灯也随之亮起，向水面扫来晃去。但由于被雾气所障，难以照见目标。

第六连官兵并不急于向前推进，而是以轻重机枪向城头紧一阵慢一阵地扫射。由于距离很近，木排上的迫击炮发挥了效力，所发炮弹，大部分落于城上，于爆炸的火光中，可以看见日军士兵不断被炸倒。随后，两盏探照灯也被炮弹击中，城下水面，复又一片漆黑。

紧接着，日军也调来迫击炮和掷弹筒，向水面猛射，城内大炮也向城外盲目乱轰。但由于第六连官兵有夜色掩护，并且又分散于各处，敌炮很少击中目标。

正当日军把注意力集中于西面之际，担任从南面偷袭的第四、五两连已乘船逼近城垣。当日军发现，向城下射击时，木排上迫击炮齐发，各船头轻重机枪也向城头猛射，其余官兵则在火力掩护下迅速爬上城头。

这时，营长周建丰命一个排以火力压制城西北角之敌，一个排于城头担任掩护，然后率余部冲入城内。

随后，迫击炮排士兵也携炮登上城头，居高临下，向城内敌据点射击。

据守于西面城墙上的日军见中国军队已从南面攻入城内，顿感恐慌，部分士兵从城上撤下，企图增援城内日军。

由西面佯攻的第六连见城内火光四起，枪声、爆炸声、喊杀声响成一片，知南面攻城部队已经得手，便冒着敌人的枪弹，一鼓作气从西北角攀上城垣，与城上之敌展开肉搏。

此时，城内之敌抵挡不住周营第四、五两连官兵的勇猛冲杀，一面凭借城中心几座小楼顽抗，一面纵火烧房，以阻滞中国军队的进攻。西面城头日军遭西北角及南面我士兵夹击，死伤颇多，无心恋战，纷纷向城下溃退。

至天明时分，中牟县城有一半已被周建丰营占领。

日军大队长横川原计划待救援部队将渡河工具材料全部运来，再撤离中牟，以便将大炮弹药及其他辎重一并运走。但现在中国军队已攻入城内，而且难保其后没有援军，便命所部利用现有的橡皮船、木筏等陆续向中牟东北渡水撤退。大炮弹药，只有丢弃。

周建丰见敌溃退，即命所部奋勇追杀，逃跑日军有的被击毙，有的于混战中落水淹死。

中牟县城遂被克复。

随后，周建丰又命第六连协同第三营第九连，向中牟车站之敌发动进攻。

至下午2时左右，两连将车站占领。残余敌军沿铁路向韩庄方向逃去。

2. 薛岳下令歼孤敌，平民设酒毙兽兵

尉氏位于中牟以南，两县毗邻。贾鲁河自北而南，纵贯该县境内。故黄水一过中牟，尉氏即成泛区。

被阻于泛区以西的日军，为第十六师团之大原旅团所部横广与竹一两联队，有步、炮兵2000余人，重、野炮10余门，坦克4辆，装甲车、汽车近百辆。分别驻于尉氏县城及西南一带村落中。

这批日军，由于占据不少村庄，可以四处出击抢掠粮食物品，处境不像被困于中牟县城的日军那样困难。但由于被洪水阻隔，远离主力，既无弹药补给，又无部队增援，官兵士气颓丧，深恐中国军队大举围攻，将其一举歼灭。而尉氏、洧川一带百姓，惨遭日军杀掳，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袭击其据点，截杀其零星部队，更使其草木皆兵，惶无宁日。

6月14日，薛岳命令第二十、第二十四师各派有力之一部，共同歼灭被黄水阻隔于尉氏附近之敌。

两师奉命后，即各派一旅兵力，于16日向盘踞于尉氏以西的冯村、大槐、大桥、南北曹等村落据点的日军发动进攻。

第二十、二十四两师开始进攻颇为顺利。但是，当日军背临黄水，再无退路时，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攻。战斗随之进入白热化状态。

日军依靠炮火优势，向我已占领据点疯狂反扑，一个小小的村庄，在争夺战中落弹达上千发，整个村庄被炮弹炸成废墟，而中国守军也整排、整连地阵亡。有时，一个村庄，中日两军要往返争夺四五次。双方在残酷的拉锯战中，死伤惨重，村内村外尸骸成堆，片片土地，浸成血泥。

日军一面顽抗，一面在所占领村落中，向百姓强索木材、门板等物，绑扎木排准备向东撤退。距尉氏以西10公里左右的大桥、尚村、大云等村百姓因所缴木



材等物未满足数，日军竟将5个村庄纵火焚毁。许多百姓被火烧死，有从火窟逃出者，也被日军击毙。

日军虽然凶猛反扑，并确实夺回几个据点，但其毕竟已是孤军作战。于对战中，兵员弹药不断减少，抵抗一天，就增添一分全军覆没的危险。虽然后来有了物资方面的空中援助，但由于两军混战中，日军飞机空投的物资很难准确地落入日军之手。中国军队却在不断增厚兵力，而且不断有地方群众武装投入战斗，攻势一天比一天猛烈。经过数日的激战之后，各村落据点内的日军终于支持不住，大部分撤入尉氏城内。

尉氏县城濒临贾鲁河两岸，滔滔南下的黄水，已在县城以东形成既深又广的泛区。退入城内的日军彻底陷入了绝境。

这时，薛岳及时调来炮兵部队和一个骑兵旅，增援第二十、第二十四两师围攻尉氏。

6月27日拂晓，在炮兵部队向城内进行将近半小时的猛轰之后，第二十、第二十四两师的两个步兵旅在骑兵旅的协助之下，由南、北两面向城中之敌发起进

攻。

经过数小时激战后，日军由东门弃城溃逃。

骑兵旅即派一部乘胜追击。日军一面抵抗，一面向东面撤退。然后纷纷挤上事先泊于水边的木排、舢板、橡皮船，由救援部队开来的汽艇拖曳，渡过泛区，向通许方面逃去。

于混乱中，不少日军落水淹死，一部分则被中国军队击毙。

12时左右，第二十师之一部开入尉氏城内。

日军在撤退之前，已事先将部分汽车、辎重烧毁，坦克4辆则先用火焚，尚能行驶的，便开足马力冲入河中。重、野炮一部分被带走，一部分被拆弃于水中，但炮弹，毒瓦斯弹、烟幕罐均未销毁，另有军马数十匹和遗弃枪支弹药等物，均被第二十师所获，于次日运往军部。

在连续10余日的战斗中，不论是村落间的争夺战，还是后来的攻城战，均有自发组织的民众武装团体参加。在日军占领之地，也常有百姓冒死杀敌。这些平民百姓的抗日行动，或惊心动魄，或悲壮感人，至今仍在当地流传。

尉氏城内居民杜鸿飞，以开酒店为生。日军于6月4日攻陷尉氏后，大肆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，残害百姓。杜鸿飞一家也遭洗劫，妻子惠兰被日军强奸，儿子被日军杀害，店中的酒也被日军抢光。

杜鸿飞悲愤之极，几欲去与日军拼命，均被其母苦苦劝住。但杜鸿飞仍决心杀敌，以报仇雪恨。此后，杜鸿飞从暗中活动的民团组织购得手枪一支，伺机动手。

黄水泛滥之后，日军给养断绝，四处搜掠食品。一日，3个日本兵闯进杜家，翻找粮食物品，杜鸿飞见时机到来，即强忍愤恨，假颜承欢。在他家后院墙角下有一颇为隐蔽的小地窖，日军抢劫时未曾发现，窖中两坛好酒得以幸存。此时，他便搬出一坛好酒，捧给正在翻箱倒柜的日本兵。3个日本兵喜出望外，无心再找粮食，当即要将酒坛抱回军营痛饮。杜鸿飞拦住他们，表示要为他们做菜下酒，3个日本兵听懂他的意思后，更是眉开眼笑，夸他是“大大的良民”。

杜鸿飞见敌兵已经上钩，心中暗喜，便叫母亲在厨房炒菜，他在客房为3个日本兵斟酒。不料3个日本兵没喝几杯，又有1个日军小队长带领3个士兵闯了进来。正在喝酒的3个日本兵立即放下酒碗，向军官立正敬礼。

杜鸿飞的心顿时一悬，暗想，这下酒算是白扔了。那军官肯定不会让士兵们再喝下去。

不料，日本军官向士兵们还了礼，故作严肃地向屋里扫了几眼，厉声向士兵问了几句搜寻粮食的情况后，并不打算离开，一个士兵很识相地从酒桌旁站起

来，邀请那位军官和另外3个士兵入席，共享口福。

军官脸上顿时灿然，向3个士兵一挥手，一齐坐在桌旁。

那个向军官打招呼的士兵立即把门关上，以免再有人闯进来分享有限的酒菜。

杜鸿飞先是担心3个日本兵携酒离去，失去报仇机会，却没想到，他们不但没走，另外4个也留了下来。7个人即使统统喝醉，他也难以对付。

他将3个士兵灌醉，以刀劈杀，然后埋于酒窖内的计划转眼间便告落空。

但是，面对这些徒具人形的豺狼，杀子之仇、辱妻之恨驱走了他瞬间的犹豫。他想起了那支手枪，然而对于开枪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，他已不加考虑。

为了报仇，他以多年来在生意场中练就的忍耐功夫和口才，曲意应酬。日本军官能听懂一些中国话，对他的恭顺态度和中听的辞令表示赞赏，以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中国人，如果都能像你这样，皇军会对你们大大地优待。”

说话间，一坛好酒也快喝光。3个日本兵已经醉得趴在桌上，另外4人也醉眼蒙眬，说话舌根发硬，倒酒时手臂直晃。杜鸿飞见火候已到，去厨房端菜时，摸出手枪藏在衣襟之下，随后，他趁日本兵不注意，悄悄插上店门，在墙角站定，以身挡住日本兵靠在墙角的步枪，然后迅速掏出手枪。

距离太近，无须瞄准，杜鸿飞弹无虚发。日本军官刚要掏枪，便被杜鸿飞一枪击毙。尚能行动的日本兵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企图扑过来夺枪，正好扩大了命中目标，一一被鸿飞打倒。其余3个醉得不省人事的日本兵，则在枪声中糊里糊涂地死去。

杜家酒店的枪声，惊动了城内的日军，转眼间，大街上尖厉的哨子声，呜哩哇啦的叫喊声响成一片，分布于街道各处搜寻食品的日军迅速赶来，将杜家包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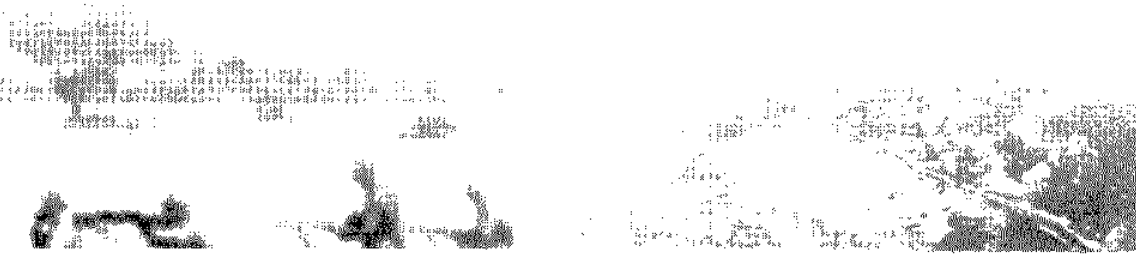
杜鸿飞想带母亲和妻子逃走已不可能。

杜鸿飞要冲出家门，以一死保全母亲和妻子，但婆媳俩却将他死死拖住，杜母说：“儿啊，你就是死了，鬼子也不会放过我们娘俩。我们死也死在一块。”

妻子惠兰说：“你先把我的打死吧，免得再被鬼子糟蹋。”

杜鸿飞泪流满面，说：“娘、惠兰，鸿飞对不起你们了。”说完一咬牙，开枪将母亲和妻子打死，然后饮弹自杀。

当日军破门而入时，杜鸿飞一家三口已倒在血泊之中。



3. 日军死到临头不忘淫乐， 百姓男扮女装巧端敌巢

在尉氏东面的一个村寨中，驻有日军一个中队，约有150余人。黄水泛滥后，这些日军仍不忘淫乐。一日，中队长长谷川派士兵将该村联保主任王家福找去，要他于两日之内，送缴20名青年妇女，并限定年龄需在30岁以下。王家福说：“眼下妇女都已逃避，俺没法找哇。”长谷川立刻打了他两个耳光，哇啦哇啦地叫嚷着抽出战刀在他胸前比画了一下。翻译便对王家福说：“太君讲，你如果不按时交出20个妇女，就要把你开膛破肚，并要杀你全家。”

王家福目睹日军的暴行，已经对其恨之入骨。但面对长谷川的威逼恫吓，他只得诺诺应承。

联保主任出了日军驻地，便后悔刚才不该答应日军的要求，别说送20名妇女，就是送一个同胞姐妹让日本鬼子糟蹋，他王家福也不能干。否则，他还有一点中国人的味吗？反过来说，他就是不顾村人的唾骂，给鬼子当汉奸，也没法去找20名妇女。日军进村后，妇女大多已经逃避躲藏，几个没来得及逃走的，有的被日军轮奸致残，有的被日军强奸后，又遭杀害。他想，反正两天后也是个死，还不如刚才让鬼子一刀杀了痛快。

王家福心如乱麻，回到家中，看着一家老小将要受其牵连，心情格外沉重，一中午唉声叹气，茶饭无心。

到了下午，村中青年曹玉龙来闲坐。一进门，便兴冲冲地说：“家福叔，打起来哩、打起来哩。”

“哪里打起来了？”王家福问。

“新郑那边过来老多中央军，跟尉氏西南边的老日打起来了。还有武装民团也跟中央军一起干呢。”

“可是真的？”

“俺哪回跟你说过假话？老日让大水一冲，西边的部队都往回撤了。我看哪，水东边这帮鬼子也是兔子尾巴，长不了啦。”

“咳，这些狗日的在一天，还要作害一天啊。俺今天又被鬼子叫去了。”

“又叫你去干啥哩？”

王家福便把鬼子逼他送20名妇女的事一说，随后叹道：“唉，玉龙啊，你看你叔该咋办呢？”

曹玉龙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家福叔，要是真能找到女人，你送不送？”

“说啥俺也不能干这个造孽事！”

曹玉龙见他口气坚决，便说：“有女人你不送，是个死；找不到女人也是个死。依俺看，不如拼他一下，说不定还有条活路。”

“大侄子，你说笑话吧，俺赤手空拳的，拿啥跟那些老日拼？”

曹玉龙一笑，说：“俺不是叫你去跟老日拼命，俺是说，咱们不如冒他一次险，要是干成了，该死的就不是俺，而是老日了。”

“你说说，咱该怎么干？”

曹玉龙便向王家福说出了他的计划：由王家福组织本村20名会使枪的青年，男扮女装，于明晚送进敌营，曹玉龙事先跟武装民团联系，由他们提供短枪，并负责打外围。到时，鸣枪为号，内外夹击，干掉村里的鬼子。

王家福想了想，觉得此举虽然冒险，但成功的把握也大，他也听说东边有个“抗日保家卫国团”，为首的名叫刘德五。这支民众自发组织的队伍，力量不小，袭击日军已几次得手。便同意曹玉龙的建议，于当夜分头行动。

王家福起先还担心这次行动太危险，人们不愿干。不料村中多数青年家人都遭到日军残害，早已仇恨填膺，王家福一说要干掉本村的鬼子，许多人都要拼却一死，杀敌报仇。王家福便从中挑选了20名胆大心细，会使枪械的青年，约定于次日晚到他家集中。

第二天晚上，这批青年悄悄来到王家福家。有的还带来了武器。曹玉龙也与抗保团取得联系，刘德五已带人借助青纱帐掩护，开到村子附近。并派人送来十余支短枪和一些手榴弹。为加强这支内应队伍的战斗力，刘德五还派来女团员刘秋华、刘秋英两姐妹担任指挥。这样一来，送往敌营的“花姑娘”已达22名，王家福超额完成了任务。

曹玉龙从村里的戏班子弄来假发脂粉等物，供青年们乔装打扮，经过一番化妆，青年们个个身着花衣，刘海齐眉，发辫垂腰（没有假发的，则扎一条花毛巾），脸上胭红粉白，香气袭人。曹玉龙原在戏班子演过旦角，一经化妆，变得袅

袅婷婷，妩媚俊俏，足可以假乱真。他当场扭腰摆臀在屋里走了一个来回，并捏着假嗓念了两句戏文，逗得满屋青年一齐发笑，他的表演，冲淡了将入虎穴的紧张气氛，鼓舞了青年们的士气。

刘秋华两姐妹与王家福、曹玉龙商量，待鬼子都睡下之后，再将“妇女”送往敌营，这样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

晚10时左右，20名男扮女装的青年携带短枪、匕首、手榴弹，在联保主任王家福和刘秋华两姐妹的带领下，向日军驻地走去。

日军长谷川中队驻在村西一个富户家很大的四合院内，进了院门，有前后两进瓦房，后院颇大，逢年过节，可供村人玩灯唱戏。中队长长谷川驻在第一进房内，西厢驻有一小队日军担任警戒，兵力主要驻扎于后院。为避免哨兵搜查或胡乱开枪射击，王家福叫队伍停在四合院附近，然后向院门走去。

两个门岗见王家福只是一个人，没有开枪，只是用日语呜哩哇啦地喝问，王家福极力保持镇静。向哨兵走过去，一面说，一面比画，告诉他们自己是为何而来。

王家福几次出入日军驻地，士兵们已经认识了他这个联保主任。当他们听懂他的来意时，其中一名士兵立刻嬉笑着入院通报。

转眼间，日军翻译便走出来，问王家福道：“那些女人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附近。”王家福点头哈腰地说。

“太君叫你把人带到他那里，他要亲自挑选两个漂亮的。”

“好好，我这就去把她们带来。”

王家福转身离开院门时，额上已冷汗津津。身后衣襟已沾脊背。幸于朦胧月色之下，敌人无法察觉。

片刻过后，王家福带着“妇女”队伍来到四合院前。

这么多的“花姑娘”和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浓烈香气，使日本哨兵眼花缭乱，头晕目眩。他们嬉皮笑脸，咿咿呀呀地乱嚷，但慑于中队长要先选其美，未敢动手动脚。如果他们上前摸一下“花姑娘”的“柳腰”，这天晚上百余日军也许不会魂飞异国，而且王家福等人，甚至整个村庄将会招致一场屠杀。

王家福带人顺利进入院内，便由刘秋华、刘秋英及曹玉龙排头，直奔上房。

长谷川原已睡下，听翻译报告村联保主任已将20名年轻妇女送到，睡意顿消，欣然起床，要亲自挑选其中貌美者供自己淫乐。当刘秋华、曹玉龙等进入上房时，他只穿一件衬衣，正坐在椅子上眉开眼笑地接受翻译的哈腰献媚。

长谷川见“花姑娘”已经进门，而且率先而入的两个均颇具姿色，后面的可能更加动人。他立即兴奋地站起来，等待一览秀色，拥娇销魂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

刘秋华姐妹俩已疾步向前，一人勒脖，一人将匕首送入他的胸膛，他一声未吭，便张口瞪眼，倒在地上。

与此同时，曹玉龙也挺身向前，将匕首抵住翻译的前胸，另一个汉子顺手下了他的手枪，将其交给王家福。

汉奸翻译想不到这些“窈窕小女”竟如此勇悍，当即腿软，哀求饶命。

王家福此时一改忍气吞声之态，以手枪点着翻译的头说：“饶命容易，你马上给俺向前院喊话，要老日来领‘花姑娘’，不喊就宰了你。”

刘秋华则命8名青年占领后院通道，阻击后院之敌，其余人守在上房，待前院两厢的鬼子出来，就一齐开火。

刘秋华迅速部署就绪，即命曹玉龙与另一名青年用匕首抵着翻译的腰，将他推到门口，要他喊话。

翻译战战兢兢，照吩咐向两厢喊了一通，便被曹玉龙押回屋内，用绳捆起。

东西两厢的日军听翻译喊他们到上房领“花姑娘”，顷刻间一片喧哗，那些日本兵有的还临时穿上汗衫长裤，有的竟穿一条裤衩，叫嚷着向上房跑来。

刘秋华两姐妹首先射击，“砰、砰”两枪，将跑在前面的两个日本兵击倒，一瞬间，10余支短枪从窗口、大门向外一齐猛射，手榴弹接连飞向院内。在骤然而起的枪声和爆炸声中，当即便有10余名日军横尸院里。活着的则哇哇怪叫着退回屋内去拿武器。

在刘秋华两姐妹的短枪响过之后，埋伏于村外高粱地里的两百多名抗保团团员一齐冲出。数名队员于周围点燃放在铁筒中的鞭炮，在一片“机枪”吼叫声中，这些百姓有的拿步枪、手枪，有的拿着长矛、大刀，呐喊着向四合院杀来，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就攻入院内。

此时，刘秋华在上房点起一盏红灯，标明他们所在之处，并以红灯指挥进入院内的团员向两厢攻击。

后院日军被突发的枪声、爆炸声惊醒后，慌忙爬起，不及穿衣，便荷枪冲出屋外。四面的枪声和呐喊声使这些刚从梦中醒来的日军惊慌失措。一个日本军官挥舞着战刀，指挥士兵向前院扑来，企图救援前院日军，但立刻遭到守在通道口的青年的阻击，几名日本兵当即被迎面飞来的子弹、手榴弹撂倒。其余日军不明情况，一时不敢妄动，一部分匍匐在地，一部分退回屋内去取重武器，准备组织冲锋。

当那个日本军官再次指挥士兵向前院扑来时，刘秋英已带数名青年赶到通道口增援。而仅在一两分钟之后，抗保团的团员们已爬上后院东西两厢的房顶，两挺机枪从东西两面，居高临下向院内日军扫射，十几枚手榴弹同时凌空飞下，

在日军丛中落地开花。

几分钟之内，日军中队主力便多半被消灭。残余之敌则退回屋内以轻重机枪封锁前后院通道，做最后的顽抗。

于近在咫尺的对战中，日军的小炮、掷弹筒完全失去了作用。

这时，前院所剩十几名日军已在抗保团的大刀长矛下毙命。刘德五指挥团员将后院从四面围住，并组织团员在机枪掩护下，向日军占领的房屋发动攻击，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，无法接近。仅一次冲锋，就有10余人伤亡。后来有人提议，以集束手榴弹炸开敌占房屋的后墙，趁势冲入，可以消灭残敌。

刘德五采纳了这一建议，即命人携集束手榴弹前往爆破，并组织20余人做好攻击准备。

但是后墙上凿有枪眼，日军以机枪对外扫射，墙外又是一片开阔地，不仅爆破人员无法接近，即使炸开缺口，攻击人员也易造成伤亡。

刘德五一时无措，又恐附近会有日军赶来增援，心情有些焦急。这时，秋华建议，派人从东西两厢的北山墙处向敌占房屋内投掷手榴弹，先将屋面炸穿，然后再从缺口向内直接投弹，待敌机枪一哑，前院的人立即冲入，残敌可灭。

刘德五即命人照办，果然奏效。

敌占屋顶很快被炸开两个大“天窗”。随后，又有几枚手榴弹直接从“天窗”飞入屋内，日军的机枪在一片爆炸声中变成哑巴，屋内火光闪闪，浓烟从门窗处滚滚涌出，被阻于前院的抗保团团员们齐声呐喊，一举冲入屋内，经过短时间的肉搏之后，30余名负隅顽抗的日军被全部消灭。

整个战斗，不到1小时，便胜利结束。

日军一个中队被民众武装歼灭的消息在尉氏一带迅速传开。百姓闻之，无不拍手称快。曹玉龙等青年男扮女装，深入敌营的英勇之举更是令人敬佩。

不久，《新华日报》对这次颇具传奇色彩的战斗在“豫东战况”一栏中做了报道：

（中央社郑州二十四日电）……尉氏东北某村，有敌一连，向该村强索妇女二十名，该村联保主任某，乃召集青年男子，假扮女装，黑夜送往敌营，一面集合武装民众，将该敌包围，内外夹击，全部歼灭，获枪百五十余支，子弹无数。

河南屡经战乱，流于民间的枪械颇多，而中原民风强悍，百姓多会武术，一遇外来侵略，便纷纷自发组织起来，使用钢枪、大刀、长矛、棍棒等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，奋勇杀敌。仅豫东地区，民众抗日之事便不断发生。特别是在黄水泛滥，

部分日军被黄水阻隔于贾鲁河以东成为孤军之后，中牟、尉氏、洧川一带民众杀敌热情更加高涨。



洧川中学师生，早在1937年8月，就成立了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

队”。日军攻陷尉氏及洧川东部一带之后，该中学又建立起“青年抗日救亡游击队”。黄水泛滥之后，青抗队曾于洧川至新郑公路伏击小股日军，击溃了企图破坏平汉铁路的日军一个小队及伪军数十人。

尉氏农民赵玉，目睹日军暴行，愤然而起，组织武装民众数百人英勇抗日。赵玉率众在新店街附近毙敌数十名，缴获战马8匹。在丁家村击溃由中牟南窜之敌骑兵两百余名。同日，又袭击郭新庄之敌，将其做渡水东逃之用的4只大木船全部焚毁。接着又击毙进犯韩庄日军30余名。后来，赵玉与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取得联系，参加了围攻尉氏县城的战斗。

更为可歌可泣的是，一些妇女也参加了群众自发的抗日组织，操起大刀、长矛，搏杀敌兵。

中牟县刘家村农民李金花回忆她的亲身经历说：

俺娘家是彦庄村的，1938年，俺们这一带群众为保家自卫，自动组织了蓝学团。团部设在大吴村。团长是俺四叔李鸣鹤。一村有难，以击鼓为号，各村相助。

那一年，俺怀了身孕，从婆家回娘家做变家儿鞋，俺们姐妹几个和往常一样，晚上烧香练武，白天在油坊榨油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拉丁的、起票的、贴黑条的，啥都有。妇女们买个针线也不敢上街。俺们愤恨世道不平，决心习武除奸。

那一天，俺们刚吃过午饭，忽听大姑喊：“团部击鼓啦，快走！”听见喊，俺和

二婶各拿一把大刀。三婶拿了根铁棍，俺小姑和妹妹美荣各拿一杆长矛枪，一起烧过香，磕过头，发誓：一心注定打坏人！就向大吴团部跑去。

俺妹妹美荣当年才19岁，中等个头，身强力壮，非常勇敢。她和三婶、小姑跑在前头，因俺身怀有孕，就落在后头。

一出彦庄，就看见很多人把十几个日本鬼子追打到大吴西北地，跑在前面的五六个鬼子，有的满脸是汗，有的满脸是泥，因为天气热，鬼子被追得喘不过气，都把大皮鞋脱掉扔了，光着脚逃命。一看到鬼子这副模样，俺俩胆子就更大了。

俺小姑、三婶、美荣截住鬼子的退路。鬼子钻到一片柳树墩里，美荣追打过去，与鬼子战了几个回合（这个鬼子没拿枪），美荣一个箭步把长矛枪刺在鬼子的腰窝上，那鬼子当时就倒下了。

这时，俺们追打的一个鬼子退到美荣身后，当美荣正欲掉转长矛枪往后刺杀这个鬼子时，这个鬼子举手向美荣打了一枪，子弹打在她左耳鬓上，俺19岁的妹妹就倒在了地上。

俺怒火冲天，咬牙切齿，喊叫一声，向离我丈把远的鬼子一个箭步窜上去，一刀砍在鬼子肩膀上，只听他嗷的一声，一头栽倒在柳树墩上，连翻几下身子没再起来。

这时，三婶追着一个胖鬼子从东过去，俺小姑去帮三婶。在她奋举长矛枪和鬼子拼打时，三婶又去追另一个鬼子，追得很远。

我们正追打间，蓝学团的人都赶到了，一齐上前，把十几个鬼子打死了9个。这时，就听一声炸响，大伙一惊，跑过去一看，见是三叔李海宽砍死两个鬼子后，捡起鬼子的一个手榴弹，夹在肋下追另一个鬼子。手榴弹爆炸了，三叔被炸死。俺们急忙去找三婶，不料，她在追打那鬼子时，被鬼子打死在柳树墩东边。俺大弟李华章和几个人把她埋了，俺们就回家了。

打死鬼子后，俺筋疲力尽，一步一个倒儿，不知咋跑到家里。俺娘对俺说：“你快回婆家吧。”俺歇了一会，就抓起小包袱，离开了娘家，变家儿鞋也没做成。

俺天黑才跑到家。俺丈夫说，“看你的脸，黑青，咋啦？”我二话没说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没魂似的睡了几天几夜。因打鬼子，俺早产了。

.....

豫东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还有很多，然而本章旨在反映黄水泛滥之后，泛区以东的战局。介绍这些故事，不是本书的主题，故仅以不多篇幅做以概述。

黄河决堤泛滥，使豫东战局转危为安，同时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保卫当时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心武汉，有了从容部署的时间和空间。6月9日，蒋介石宣布于长江南岸的第三和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，同时颁布武汉卫戍区战斗序列，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，着手部署保卫武汉的战略防务。

日军沿陇海铁路两侧西侵的计划被中国军队的“以水代兵”战略粉碎之后，改变了进攻路线，先后调兵40余万，在海、空军配合下，沿长江两岸及大别山北麓西上，企图对武汉进行南北合围。

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集重兵100余万，组成4个作战兵团，利用鄱阳湖、大别山脉、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，并在马当、北岗等处将满载石头的轮船沉入江底，堵塞长江航道，以阻挡日本海军舰船溯江进攻。

至7月末，日本陆、海、空军一路攻占安庆，突破马当要塞，再陷九江，一路攻克宿松、黄梅，继陷广济，完成了进攻武汉的部署。

武汉会战自8月初开始，中日两军在广达数千里的战场上展开激战。日军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数次补充兵员，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可以调动的部队投入作战。

10月初，日军为策应对武汉的攻势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，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。10月11日，日军于大亚湾、大鹏湾两地登陆，10月21日，攻占了中国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——广州。日军随时可循粤汉铁路直逼武汉。

武汉会战至此陷入危机。

10月22日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，如勉强保持，则最后必失，不如决心放弃，保全若干力量，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。”

10月25日，武汉失守。

武汉会战历时3个月，最后虽然不守，但却延滞了日军向中国西北、华中地区推进的时间，而于会战中，中日两军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，日军死伤20余万，自“七七”事变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重创。

总而言之，花园口掘堤使国民党军队保全了投入豫东战场的主力部队，争取了数月时间，在武汉会战中重创敌军，在军事上，可谓有利于抗战的一面。

但是，花园口掘堤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惨重的。

黄河决堤之后，花园口、赵口两口门经河水不断冲刷，逐渐扩大，致使黄河完全改道，滔滔黄水沿贾鲁河、涡河、惠济河、颍河、茨河、淝河等流域汇入淮河，东

流入海，全长达400余公里，流经豫、皖、苏三省44个县市，泛滥面积达54000平方公里，造成89万人死亡，1250万人受灾，人民财产损失达95280.8亿元。

黄河自1938年6月决堤，到1947年3月堵复，历时8年零9个月，在此漫长的岁月中，黄水时落时涨，流域迁徙无定，洪水所到之处，田舍荡然，一片汪洋，百姓或葬身水底，或流离失所，或冻馁而亡，悲惨之状，触目惊心。国民党河南省府社会处撰写的《河南省黄泛区灾况纪实》一文中写道：

“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，猝不及防，堤防骤溃，洪流踵至，财物田庐，悉付流水。当时澎湃动地，呼号震天，其悲骇惨痛之状，实有未忍溯想。间多攀树蹬屋，浮木乘舟，以侥幸不死，因而仅保余生，大都缺衣乏食，魄荡魂惊。其辗转外徙者，又以饥馁煎迫，疾病侵夺，往往横尸道路，填委沟壑，为数不知凡几。幸而勉能逃出，得达彼岸，亦皆九死一生，艰苦备历，不为溺鬼，尽成流民……；至于株守泛区者，更是迫于赇馐，无暇择食，每多以食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，草根树皮，亦被罗掘殆尽，糠粕杂食，反为上饌，饥民面目浮肿，肌肤绽裂，或便秘脱肛，伏地惨呼……，并有以树枝勾取腹粪，俾免秘结胀死。蔽体益属，鹑衣百结，栖身不外野处穴居，厥状之惨，未忍卒述。因之卖儿鬻女，率缠号哭，难舍难分，更是司空见惯，而入市之价日跌，求售之数愈伙，于是寂寥泛区，荒凉惨苦，几疑非复人寰矣！”

这段文字，可说是对黄泛区灾民悲惨状况的真实写照。

